





第九一七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冊 府 元 龜 (二六)

宋 王欽若
楊億等奉敕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八百四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孫球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姚元振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八百四十二

宋王欽若等撰

總錄部

知人

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傳云舉爾所知蓋夫士之抱道秉哲訥言敏行純粹中積而靡耀流俗不偶而安卑威德若愚懷寶自若亦有蜚譏蒐隱深中厚貌順非而澤象恭治天自非精識邁倫風鑒絕出孰能洞分之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八百四十二

哉此其為數能哲而惠放勲垂何憂哉言三代而下斯不乏其人矣若夫審器知量以識其遠大察辭觀行以辨其淑慝舉才任職以彰其能否率是三者而濟之以道亦人焉度哉

顏回魯人也孔子弟子也孔子曰回也如愚於孔子之知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察其退還與二惡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三子說解道義發明大體言可知其不愚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言行則行可止則止惟我與爾淵同也樂榮曰用已而後行與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惟我與

爾有是行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

顏回索米得而來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飯之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欲饋回曰不可嚮者爰煤甑中回以為棄之不祥因攫而食之孔子歎曰人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不易宓不齊字子賤魯人為單父令孔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四十二

二

冉雍字仲弓魯人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

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山川寧能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聖雜文辭赤色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卑而不用

子路孔子弟子為衛大夫嘗侍於孔子行行如也孔子曰由也不得其死及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由果

死

管仲字夷吾齊大夫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

管仲貧困嘗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

叔事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而公

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於桓公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為愚知我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為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為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四十二

三

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為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

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

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

嘗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又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

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

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

管子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

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

權一云管仲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亟矣若不諱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臣固且請之

雖然君猶不能行也公曰仲父令寡人東奔令寡人西奔寡人面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

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速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

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懼燕嬰兒之味牙於是燕其首子

而獻之公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受將何有

於公公喜官而治賢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之情非不

愛其身也於身之不受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

五年不歸視其親愛齊衛之間不容容日之行臣聞之

務為不久蓋虛不長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公曰善

管仲死已莫公惜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病病起曰

遂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遂公子開方而朝

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官處期年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作難園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從實而入得至公

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

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四分齊國豈十日

不通易牙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美食將不可得矣

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

叔向晉大夫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

空靖那豫董叔那師申書羊舌虎叔熊十子皆盈之黨

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

讓其受因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因何詩曰優哉

而不能去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因何詩曰優哉

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避害卒其壽是亦知也樂王

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

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祁因為氏祁縣

欽定四庫全書

今屬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

吾子吾子不許謂不拜祁大夫所不能也動君而曰必繇

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

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

順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晉侯問叔向

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為親親必與叔虎同謀

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

子孫保之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曰聖有謨勳

明徵定保

述書謀也勲功也言聖哲有功謀者當明信以安之

夫謀而鮮過惠

訓不倦者

叔向有焉訓不倦者當明信以安之訓不倦者我無疆也

社稷之固

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弟一以以棄

社稷不亦惑乎繇強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伊尹放太甲而

相之卒無怨色太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憾心言不以一

怨妨怨妨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

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

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四

六

亦不告免焉而朝明不告謝之又叔向適鄭驪蔑惡說

欲觀叔向從使之物器者從隨也隨使人應飲俎豆者而使立於堂

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開之曰必驪明也素聞其賢故聞其言

而知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賈國之大夫惡驪也娶妻而

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為妻御之舉射雉獲之其妻始

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

不笑夫今子少不驪驪貌不揚顯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

趙文子晉大夫初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

縣故城是襲衛羊角取之今康邱縣所治羊角城是遂襲魯高魚高魚城在康邱

縣東有大雨自其實入雨改水實開介於其庫而介其甲以

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於宋於是范宣子卒范宣子諸

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

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

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此類宜見討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

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

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四

七

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魯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

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衆出出受使諸侯偽效烏餘

之封者效效也使齊魯宋偽若效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衆

皆取其邑而歸諸侯是以睦於晉

韓宣子晉大夫也聘魯遂如齊納幣為平公聘少姜見子雅子

雅召子旗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子也不

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彊子尾之子宣子謂之如子旗臣亦不大

夫多笑之惟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夫子韓起君子有信

其有以知之矣後樂施高

孟僖子魯大夫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

聖人謂滅於宋孔丘六世祖孔父嘉為宋其祖弗父何

始有宋而嗣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應公之長

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三命茲益恭故

鼎銘云三命上卿也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僂俯皆恭敬

循牆而走言不敢亦莫敢余侮其恭如是人亦不敢侮慢

饒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於是粥中為饒粥饒粥屬言至儉也其恭如

欽定四庫全書附九卷八十四十二

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謂若弗父何廢

世為宋君杜預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也今孔丘年少十七好禮

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僖子卒懿子與南宮敬

叔往學禮焉

吳公子札聘於魯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

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

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所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聘

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

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難在昭公八年聘

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

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已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

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謂侈

適衛說遂瑗遂伯玉史狗史朝之子史鰌史公之子荆公叔

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

欽定四庫全書附九卷八十四十二

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

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子濯孺子鄭大夫也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

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

矣庾公衛大夫疾作癰疾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

斯也曰吾生也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

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

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

必端矣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必不害我也 庚公之斯至曰夫子

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於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棄矢而後反

晏嬰字平仲齊大夫之晉見披髮負芻息於途收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繆之吾名曰越石父晏子曰嘻遽解左騾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可耶越石父曰吾聞君子詘乎不知己而信乎知己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義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上客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功免人於危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四十二

十

趙簡子晉大夫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

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誠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孫叔敖為楚相嘗善待優孟及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一云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張載曰談說之容則然歲餘像孫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四十二

十一

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財枉法為姦觸人罪身

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者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漢王陵初從高祖起沛中時張蒼為秦御史有罪亡歸及沛公畧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有罪當斬解衣伏鎖身長大肥白如瓠時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後為漢相

欽定四庫全書

附錄元龜
卷八百四十二

十三

滕公初從高祖平關中時韓信歸漢坐法當斬其僞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為治粟都尉

趙禹為少府時詔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禹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

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

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之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

移德將施也

欽定四庫全書

附錄元龜
卷八百四十一

十三

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畧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辨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

袁盎為吳相病免維陽劇孟嘗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

博戲之徒也

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

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

且緩急人所有凡人在世不能無緩急之事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為

解凡人之於赴難濟危多以有父母為解而孟無行之解者若今分疏也不以在亡為辭

辭云不在或實在家而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心季布弟也今公陽

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

聞之皆多孟

于定國為廷尉時尹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定國定國

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四十二

十四

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

將汝不任事也不可干以私

張禹經學精習有師法成就子弟尤著者淮陽彭宣至

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

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

嘗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

婦女相對優人筦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

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厄酒相

進終

焦延壽字贛善易為小黃令京房事贛贛嘗曰得我

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後坐言災異棄市

張勃嗣富平侯為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侯

舉茂才勃舉太官獻丞陳湯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

薨故賜諡曰繆侯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為知人

揚雄字子雲李彊素善雄久之彊為益州牧喜謂雄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四十二

十五

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

可得詘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

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雄官至侍郎

嚴尤為王莽納言將軍光武微時為舂陵侯家訟逋租

於嚴尤尤見而奇之舂陵侯敞即光武季父也東觀記曰光武為季父故舂陵侯諸大司

馬府訟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萬六千斛窮業錢若干萬時犯人朱福亦為舅訟租於尤尤止車獨與

光武語不規福犯光武後戲福曰嚴公寧視卿耶及尤圍昆陽城中出降尤者言

光武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美鬚眉者耶何

乃如是

後漢安城侯賜初與更始俱到雒陽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未知所使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大司馬朱鮪等以為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馬持節過河

李生舞陰人賈復少好學習尚書事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虞延為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四十二

十一

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衆明帝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與馬衣服延以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乃詔衍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謝承書曰帝賜與馬衣服劍佩刀錢二萬南陽計吏歸具以啟延延知衍事不副實行不配容積三年不用於是帝乃既到拜郎中遷元武司馬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行慙而退錄是以延為明

第五倫為宕渠令顯拔鄉佐玄賀後為九江沛二郡守

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大司農倫後為蜀郡太守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為知人倫後位至司空

張堪南陽宛人也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朱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後為漢陽太守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平生未曾相關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以其先托妻子心已許之故言信於心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四十二

十一

朱穆為冀州刺史史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

州郡謂刺史太守

王亢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為郡功曹諫諍不合自免居家初班固年十三亢見之拊其背謂父彪曰此兒必記漢事

馮敷為吳郡督郵郡人施延家貧母老周流傭賃嘗避地於廬江臨湖縣種瓜後復到吳郡取卒月直賃作半路亭以養其母是時吳會未分敷到縣延持帚往敷知

其賢者下車謝使入亭請與飲食脫衣與之餉錢不受後至太尉

法真父雄為交趾太守胡廣父貢交趾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長大隨輩入郡為散吏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士雄勅真助求其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師試以奏章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又云真年未郭步往候父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使觀朝史會者數百人真於窓中聞其與父語畢問真執賢真曰戶曹掾胡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百四十二

十九

廣有公卿之量其後廣果立九卿三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

真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

就

王譙河南尹田歆外甥

譙史不書其官

科嵩始為縣門下史時

譙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譙

送客於太陽郭遙見嵩異之還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

近雒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安用近雒陽

吏耶譙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

嵩于庭辯詰職事嵩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

鍾皓潁川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

郭泰字林宗舉有道不應衛茲字子許弱冠與同郡閔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酬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百四十二

十九

直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

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茲以烈

節垂名又王允世仕州郡為冠蓋林宗嘗見允而奇之

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又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

時與等輩避雨樹下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

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

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

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泰之所名人品

乃定先言後徵象皆服之故通陳留則友符偉明游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又識張孝仲弼收之中知范時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酤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季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兄雲中郎季智都禮真等六十人並同康子西河王季兄弟總角共侯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遠方改務亦不能也後果如所言季為獲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謝軌與陳留達讓並善談論俱有成名每共侯林宗未嘗不達手執後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輕侮曹操報之黃允以為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默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

卷八十四十二

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四十二

三

叔度耶淑又拔李昭于小吏李膺為烏桓校尉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嘗千人南陽樊陵求為門徒膺謝不受後陵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為節志所羞又岑暉詣太學膺與王暢稱其有幹國器膺後為司隸校尉度尚除上虞長進善愛人坐以待旦擢門下書佐朱雋嘗數美之以為有非凡之操雋後官至車騎將軍遠近奇尚有知人之鑒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四十二
三
諫之情于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操杖數允隱惡職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于時史叔寶少有威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讓阿枉敗名云虞衆少給事縣廷為門士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官道為諸生備後能講論自以早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響問錄是學中以下生為貴後徵辟並不超

卷八十四十二

三

吳祐字季英郡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共小吏雍邱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功曹以祐侶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名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祐官至河間相

荀淑字季和潁川人為朗陵侯相時黃憲世貧賤父為牛醫淑至慎陽過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球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閔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

仲長統山陽高平人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多歸焉統過幹幹善待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

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義而幹敗并冀之士以是
異統後尚書令荀彧舉為尚書郎又叅丞相曹操軍事
符融陳留汝義人游太學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
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膺是知名時漢中晉文經
梁國黃子英並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託養疾無所通
接雖中諸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
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為與奪融察
其非真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四

字三

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問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
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從稍省
旬日之間慙歎迭去後果為輕薄子並以罪廢棄融益
以知名優游不仕以至於終

鄭玄門人樂安國淵任蝦年並童幼玄稱淵為國器蝦
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

國淵字子尼少師事鄭玄淵始未知

名玄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為國器

後為大司農

李瓚位至東平相初曹操微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

等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馬張孟卓與吾善
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休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
亂世

甘公丹陽縣人嘗為蒼梧太守陶謙少孤始以不羈聞
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
隨之甘公出遇見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說許妻
以女夫人怒曰陶家兒遊戲無度奈何以女許之甘公
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以妻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四

字三

許即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嘗為郡功曹即少峻名節
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故
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林

林

劉曄少有孝行避地揚州

即稱曄有佐世之才後為魏名臣又曹公微時嘗卑辭

厚禮求為已目即鄙其人而不肯對公乃伺隙脅即即

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公大悅而去又

魏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因問之

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

蔡邕字伯喈為左中郎將獻帝西遷王粲徙長安邕見

而奇之時豔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嘗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樂在門倒屣迎之祭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座盡驚豔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豔初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顧雅從學琴書雅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雅與伯喈同名

孔融字文舉為北海相韋康字元將與弟仲將俱見融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

欽定四庫全書

兩府九龍
卷八十四十二

三

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慈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又召王修為主簿舉孝廉修以天下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修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融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惟修耳言終而修至復署功曹融嘗謂功曹孔即庠廟才也即後從劉繇於江東及吳大帝統事數陳便宜以為應納貢聘大帝即從之拜廬江太守還車騎長史黃武初為丞相威遠將軍封陽羨侯

橋玄梁國人為太尉初魏太祖少任俠放蕩世人未之奇也惟玄與南陽何顯異馬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操嘗感其知已後經玄墓輒懷愴致祭自為其文又云橋玄世名知

之曰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願以妻子為托緣是身名益重於時

何顯南陽襄鄉人辟司空府初見魏太祖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顯嘗稱潁川荀彧或王佐之器及或為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喪喪并致顯屍而葬之家

欽定四庫全書

兩府九龍
卷八十四十二

三

傍

陳寵為尚書皇后弟侍中竇憲薦真定令張林為尚書帝以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以此深憾寵林卒被用而以贓污抵罪

魏荀彧所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羣及引致當世知名都憲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為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稱職初